跟着鹤皋到伊犁之四

汾水一路响奔雷 帝墟人物数河东

□ 赵世芳

从出晋中到过黄河入陕西，祁韵士还要经过霍州、平阳府、绛州、解州、蒲州“四州一府”（据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清时期》），今天分别隶属临汾、运城两个地级市。

河东，因在黄河之东，故名，而历史上所指范围不尽相同。上古秦汉时期，指河东郡地，即现在的运城、临汾一带，唐以后才泛指山西。

河东，是中华民族主要发源地之一，是华夏文明的摇篮。《尚书》载“尧都平阳”，《谷梁传·杨士勋疏》云：“冀州者，天下之中州，自唐（尧）虞（舜）及夏（禹）殷皆都焉，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。”冀州，按《禹贡·九州图》记载，包括山西全境，尧都平阳、舜都蒲坂、禹都安邑，分别指现在的临汾、永济和夏县。古晋都也在这一地区。

汾水一路响奔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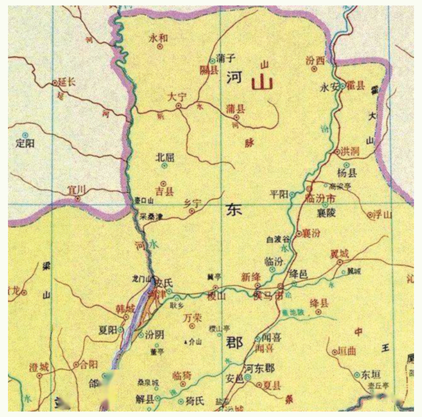
祁韵士的山西之行，也是一次沿汾之旅，在他的《万里行程记》和《濛池行稿》中，多次提及汾河，也让我们一次又一次亲近这条山西的母亲河。

地肥水美五谷香。祁韵士一入榆次境内，就进入了大禹“打开三湾（灵石）口，空出晋阳湖”的晋中盆地，汾河奔流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，滋润出“地肥水美五谷香”的美丽画卷。祁韵士在他的诗稿中深情地描画出：晋中，永康镇“居民引水溉田，流经村落屋宇间，活活可爱”；绵山、狐岐山之胜，是因为“北有汾水环抱，地势最为雄厚”；两渡镇“两面山势绵亘，汾水径其中如带”。霍州，赵城县“路绕汾曲，越数土陉、四周山势至此一开”；洪洞县“山川明媚”“春树云林、芳霭氤氲，青葱满目，气象明秀”“绕郭皆种荷花，自多佳趣”。平阳府，史村驿“汾水从霍州流经平阳，时时与行人相触，怒涛警駛，至此不见，盖折而西矣”；侯马驿“土肥饶而民淳厚”；太平县“家倚河汾千古秀”。绛州，东镇“渡浍水（汾河与流），登冈陇”“高阜之田，其平如盘，层层映绿，极可观”；闻喜县“土厚水深，为晋旧都”。正如唐诗人卢纶《送绛州郭参军》咏及了汾水下游的丰收美景：“炎天故绛路，千里麦花香。董泽雷声发，汾桥水气凉。”

曾经汾水多浩荡。汾者，大也，是黄河第二大支流。祁韵士在《平阳道中望藐姑射山》中写道：“我行汾水隈（水流弯曲之处），远睇藐姑射……”。之后专门写了一首《汾水》诗：

力啮两山开，滔滔自北来。
几番听浊浪，一路响奔雷。
姑射层峰迥，文中故里迴。
西流入黄水，瞻望白云偎。

汾水（汾河）用力“啃”开连着的山脉，自北向南滔滔而来。多少次看见它浊浪排空，多少次听到它如雷鸣般的响声。在姑射山的层峦叠峰间曲折迂回，在文中子（王通，祖籍祁县，后迁至万荣县）的故乡水流变缓。一路向西（从山西河津县）流入黄河，远远望去如依偎在白云之旁（化用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）。



汾河水系流域图

历史上的汾河水到底有多浩荡？史载，战国时秦穆公通过汾河给晋国送粮食，有著名的“泛舟之役”；从隋唐到宋元，山西的粮食、木材通过汾河运送至开封、洛阳、长安，史称“万木下汾河”。公元前113年（元鼎四年）十月，汉武帝到河东汾阳（万荣县西南）祭祀后土（后土娘娘，道教“四御”尊神之一，执掌阴阳生育、万物之美、山河之秀），乘着楼船逆汾河而上，接到前方飞报消灭匈奴的消息后，立即将所在之地更名为闻喜。其时，正值秋风萧飒，船至中流，大雁南归，触景生情，写下绝调《秋风辞》：

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
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。
泛楼船兮济汾河，横中流兮扬素波。
箫鼓鸣兮发棹歌，欢乐极兮哀情多。
少壮几时兮奈老何！

诗中提到的楼船有多大？百度可知：西汉汉武帝执政之时建有豫章楼船，可以载万人，船上起宫室。这样大的载重，得有多么大的河流，可见当时汾河有多么浩荡壮阔。

无独有偶。公元590年（隋开皇十年），隋文帝北巡太原，也是乘楼船逆汾河而上，在现在的灵石县（其时之前分别从介休、霍州各割一部分置“灵石县”）。继续逆汾而上，行至现太谷（其时太谷名阳邑县），望南山大谷如列，改县名为“太（大）谷”。

汾河，随着几千年河流的变迁，流走的是无尽河水，留下的是历史故事。今天的我们虽然无法一睹汾水浩荡的万千气象，但“一泓清水入黄河”，再现古晋阳“汾河晚渡”美景的使命却永远不能忘。

名山一脉镇河岳

在古河东，祁韵士的日记和诗稿提到了四大名山：霍山、姑射山、中条山和华山（陕西）。

霍山。“霍山雄峙东南，高出霄汉，苍翠欲滴，即霍太岳也。”《霍山》诗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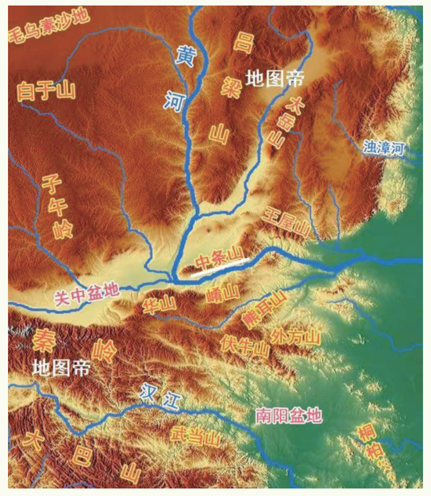
诘屈知途险，嵯峨笑石顽。
才过九折坂，又见一重山。
白日催人去，浮云逐鸟还。
州城看斗大，指点为开颜。

霍泰山，即太岳山脉，主峰在灵石石膏山（海拔2566.6米），霍山海拔2348米。《尔雅》称：“西方之美者，有霍山多珠玉焉”。《周礼·职方》：“河内曰冀州，其山镇曰霍山”，唐封“霍山神”。元代皇封山东沂山为“东镇”、陕西吴山为“西镇”、浙江会稽山为“南镇”、辽宁医巫闾山为“北镇”，山西霍山为“中镇”。《霍山》一诗，主要描写了山高路险，曲折艰难，“白日催人去，浮云逐鸟还”，站在州衙，看城南霍山，形状如斗，评点名山，喜乐开颜。

姑射山。在今临汾市西北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（灾害）而年谷熟。”祁韵士望山而诗《平阳道中望姑射山》：

我行汾水隈，远睇藐姑射。
落落青芙蓉，上有仙人宅。
仙人在天上，旷与人境隔。
一朝堕凡界，来向此山谪。
青峰为庐舍，白云为幕席。
烟霞为餐饭，不肥亦不瘠。
烟火谷骨多，谁能近履舄。
谪满凌风云，一云无返迹。
遂令千载人，怅望空山碧。
青草自年年，绿遍山中石。

站在汾水边，远望姑射山，芙蓉花开处，上有被谪仙。祁韵士联想仙人的山上生活：山峰为房舍，白云作帘幕，烟霞是饭食，不腻也不淡。作者在这里反复强调一个“谪”，可见此位仙人也是被贬谪下凡的。所以“谪满凌风去，一去无返迹”，仙人谪期满，乘风归去。想到自己曾在京都做官，现在也在被“谪”的路上，故而惆怅不已。只有那神奇的霍山，青草年年绿，绿遍山中石。



中条山地势图

中条山。在古代，中条山有着重要的军事作用和历史地位。中条山依黄河而行，划开了中原与西北，扼守着一河（黄河）三地（关中平原、晋南盆地、中原大地），据有盐池、铜矿与兵器冶炼打造库。运城盐湖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产盐基地，“九分天下盐”，据其者即可掌扼天下命脉。考古发现了大规模铸造青铜器遗址、钱币铸造遗址和兵器冶炼锻造遗址等。谁占据中条山，谁就可进图中原、退守关中。“舜耕历山”中的历山，就在中条山脉；夏“二里头文化”地兼中条山两面，之北有“夏墟”，之南“有夏之居”。祁韵士《中条山》：

未访王官谷，中条在眼中。
东南屏障合，气象万千雄。
松忆幽人笔，亭留遯（同遁）世躬。
我来兴仰止，山势望巃嵸。

王官谷，位于中条山麓，唐著名诗人、诗论家司空图曾隐居于此，韩愈、柳宗元、卢纶等也曾于此游历。祁韵士还没有到王官谷，就看见了中条山。中条山横亘于东南，像一道天然屏障，雄踞晋陕豫之间。司空图曾以松枝制“幽人笔”，遁世亭似乎看到隐士的身影。我来到这里，仰望中条山，山势磅礴，气象万千。

华山。古称“西岳”，中华之“华”源于华山，华山又有“华夏之根”之称。祁韵士在河东的蒲州路上望见了华山，写下《蒲州道中望华山》：

秀拔惊人目，天然景不同。
烟鬟横碧落，仙掌擘晴空。
屈指心先快，披图昔未穷。
隔河回望处，雷首失穹窿。

在河东望河西之华山，祁韵士之诗重点写了华山的自然之奇绝。远望华山清秀挺拔，景色天然异于他处。但见云烟缭绕直冲天际（碧落），东西南三峰鼎依，中北两峰相辅，周边各小峰环立，恰似仙人之手掌分开了晴空。手指屈弯心情愉快，（华山如一幅）展开的图画（披图）从古至今无穷无尽。隔着黄河再回望，雷首山（中条山脉南端），自东而南由高到缓消失在苍穹（穹窿）之下。中条山与华山隔河相望，也有“中华”一词来源的说法。

帝墟将相数河东

诚如祁韵士诗叹：“帝墟人物数河东”“才成将相一朝多。”古代的河东，除上古时期尧、舜、禹定都之外，女娲氏炼石补天、神农氏尝百草、愚公移山、精卫填海、舜耕历山等均发生于此。河东历代人才辈出：荀子、张仪、李冰、卫青、霍去病、霍光；关羽、徐晃、卫铄；王通、王维、卢纶、司空图；王勃（其中王维、王勃等随祖先从祁县迁居河东）、白居易、司马光；裴氏家族等等，灿若星辰，光耀史册。

大槐树下认祖归宗。从霍州入临汾，进入洪洞县境内，春色渐浓，春光正好，祁韵士心情亦大变，《入洪洞县境风景可爱喜作》：

春来乍觉气和融，绿野青畴四望通。
茅舍近溪新雨后，远岚横翠夕阳中。
稻孙楼畔盈盈水，燕子桥边习习风。
莫诧江乡时景好，山川明媚有洪洞。

绿野青畴，茅舍新雨，远岚横翠。稻孙楼畔、燕子桥边，春水盈盈，春风习习。不要惊诧于江南风光，洪洞县也是山川明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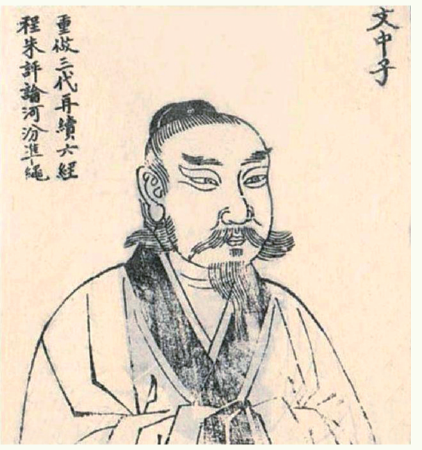
洪洞县是祁韵士祖上的故里，大槐树是无数先民移民他省的所在。在这里，祁韵士写下《访大槐树里无知者慨然有作》：

緊（惟）维吾祖德，绵绵衍世祚。
相传手植槐，家在洪洞住。
当明洪武中，移民实诸路。
卜宅寿水阳，北过龙门渡。

这四句写祁韵士自己祖上也是洪洞人，明洪武年间，无数移民在大槐树下集中，踏上通往各省的每一条道路，自己祖上这一脉卜宅（用占卜决定）到寿水之阳（寿阳）。

感叹古今人，淹没殆无数。
遥遥祁大夫，华胄吾敢附。
十四世以前，钓游难远溯。
肇迁作土著，贻谋守儒素。
寄语后世人，忘本吾所惧。

古往今来，多少人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。遥想祁奚大夫，那是民族的先贤，吾怎么敢附会，十四世之前的事，已经无法追溯，只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洪洞迁出来的，只不过是一直教诲（贻谋）自己的子孙要坚守儒家思想的品格德行（儒素）。寄语后世之人，我最惧怕的是忘了根本。


文中子
重做三代再续六经
程朱评论河汾准绳

文中子

文中子里龙门教授。文中子，即王通，字仲淹，祖籍晋中祁县，隋朝时迁至河东郡通化镇（今万荣县），教育家、思想家。《三字经》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：“五子者，有荀扬、文中子，及老庄。”著作传下来的有《中说》，仿《论语》记王通与其弟子的问答。王阳明对王通极为赞赏，认为王通是远远超过韩愈等的“贤儒”，对儒学作出了重大贡献。王通学生薛收、温彦博（祁县人）、杜淹等，友人房玄龄、魏征、王珪（祁县人）、杜如晦、李靖、陈叔达等均为隋唐之际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。祁韵士之行到太平县境，见到了文中子故里碑，写下《过太平县境见文中子故里碑敬赋》：

龙门教授继西河，中论精言自不磨。
家倚河汾千古秀，才成将相一朝多。
每从史册尊山斗，况近枌榆问薜萝。
遗泽欲寻书带草，郑乡敢作等闲过。

龙门，即禹门口，山西河津西北，司马迁出生地。王通在此讲学，亦称“龙门教授”。“中论精言”，王通思想可归纳为：尊圣教（儒），崇古制，厚人伦、辨文道、明中国，其“三教合一”思想，尤为后世重视。后人对其评价极高，认为他“重做三代再续六经，程朱评论河汾准绳”，是奠定大唐盛世的幕后人。所以祁韵士说：“家倚河汾千古秀，才成将相一朝多。”常从史册中学习文中子“精言”，敬仰这位“山斗（世人所敬仰之人）”级人物成就了一个朝代的精英。到了枌榆（指汉高祖刘邦故乡乡社名，这里代指山斗级人物的故乡）还能问寻乡野之人（薜萝，代指乡隐、乡野之人），在文中子的故里沐浴他的德泽，寻找他的著作（书带草，郑玄门生常以一种长叶草束书，故名），伟人故里（郑乡，郑公乡，美称别人的乡里）岂能白白路过。

国士桥边再论豫让。历史上的晋国国都发生了多次变化，现在的新绛，也叫故绛，曾是献公、惠公、怀公、文公、襄公等的故都。国士桥，公元前453年，赵、韩、魏在晋阳之战中攻打智氏，智伯瑶身亡。豫让是智伯的家臣，为报仇多次刺杀赵襄子未成。祁韵士《国士桥论豫让事》：

知己既云死，吾生愤不伸。
一心成国士，几次报雠（仇）人。

智伯既然已经死了，但豫让愤怒难平，决死要报仇，以报智伯待他“国士”之恩。

事许击衣创，情怜吞炭真。
闻风感义气，莫复论君臣。

报仇不成，豫让请求赵襄子脱下衣服来让他以剑击之，赵襄子可怜他为了报仇曾吞炭改变嗓音、涂漆使自己面目全非，便脱下衣服让豫让斩其衣，以表示为主报了仇，豫让尔后伏剑自杀，留下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”的典故。前人议论智伯与豫让非君臣，报仇非出于公义。祁韵士认为“闻风感义气，莫复论君臣”，豫让义薄云天，和君臣关系无关。豫让也曾说过，他报仇就是智伯以“国士（一国中最优秀、勇敢之人）”待他（《战国策·赵策一》：“智伯以国士遇臣，臣故国士报之”）。

帝墟人物就数河东。有感于河东帝王将相义士人才辈出，慷慨悲歌，过了中条山之后，祁韵士感慨万千，在路上写下《途中偶占》：

帝墟人物数河东，陈迹千秋指顾空。
故老不知三凤里，新田那忆六宗风。
开皇经术文中子，西汉才名太史公。
只此数贤堪不朽，云山佳气尚葱葱。

三皇五帝、王侯将相、文坛泰斗在河东大地留下了多少遗址废墟，这些千年陈迹在后人的指点顾盼（指顾）之间转头成空。那些前朝遗老不知道“河东三凤”（指隋末唐初时期河东薛稷村，薛氏家族的三位名人薛收、薛德音、薛元敬叔侄三人）的故里，新垦田亩飘过的已不是当年的六宗（说法不一，一般指天宗：日、月、星；地宗：河、海、岱）风韵。隋开皇年间有精通经术的文中子，西汉有史学大家司马迁。这些先贤永垂不朽，如这云山佳气万木郁郁葱葱。

在山西余下的行程中，祁韵士的诗分别提到了两晋时期的文学家、训诂学家、风水学者郭璞（字景纯），称其为“文章伯”“圣贤徒”（《闻喜吊郭景纯即用其体》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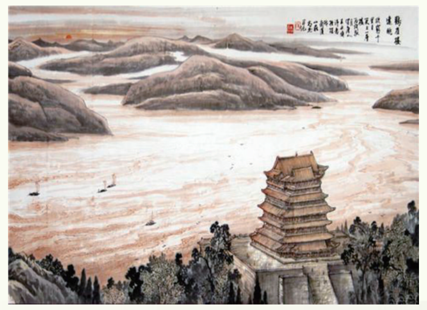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首《裴晋公祠》则写闻喜人裴度。裴度，别名裴晋公，官至同平章事、侍中、御史中丞、中书令等职，辅佐唐宪宗创“元和中兴”。《全唐文》《全唐诗》有其诗文。祁韵士诗中写道：“犹传三卷谱，苗裔衍孙枝”，这就说到“河东裴氏”，这一发轫于东汉的河东望族，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，仅唐朝就有宰相17人，可谓公侯一门、冠裳不绝，人物之盛、六章之隆，世所罕见。究其原因，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总结了三条，即联姻、世袭，关键的是自强不息。河东也好，山西也好，无数仁人志士与国家休戚与共，与民族肝胆相照，古往今来，一个个优秀子孙，通过实践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人生理想，在历史的星空里熠熠生辉，在中华大地上铸就丰碑！

只有底层逻辑，才是有生命力的。祁韵士在结束山西之旅时写下了一首关于“底层逻辑”的诗《途次书所见》：

山川淳朴气丰隆，耕凿惟安上古风。
老妇濯衣渠水上，儿童挑菜麦田中。
穹碑当道贞良劝（教泽贞节之碑，路旁甚多），圃堡连乡守望同。
勤俭性成由耐苦，莫言富庶少贫穷。

山川淳朴气象万千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形成了和平安定、和谐和美的上古之风。老妇在渠水上洗衣，儿童在麦田中挑菜。一座座高大的贞节牌坊在路旁耸立，一片片田圃与堡寨守望相连。莫要再说是因为物产丰富、人口众多、穷人稀少，而是耕凿勤俭、读书传家的民风，成就了一代代杰出的精英，演绎了一幕幕恢弘的史剧。

祁韵士“将至寺坡（蒲州），见古柏森森，欹生山畔，极有致，山上有寺，士人云即所谓普救寺。”传说五代时，河东节度使作乱，后汉政权刘知远派郭威去讨伐，围蒲州年余，百姓甚苦。郭威召寺僧问策，僧曰：“将军发善心，城即克矣！”郭威当即折箭为誓，翌日破城，满城百姓得救，从此更名普救寺。



鹳雀楼

北周时，宇文护为了镇守蒲州，在蒲州西面的黄河东岸建造了一座戍楼，作军事瞭望之用，这便是后世所称的鹳雀楼。

唐开元（727－741年），“本家晋阳，宦徙绛郡”的王之涣，在弃官回乡时登上鹳雀楼，写下千古名篇《登鹳雀楼》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

一切归于平静，万物归于平常。只有黄河水不舍昼夜，滔滔东流。而我们的主人公祁韵士即将渡过黄河，开启他的下一段旅程！